

淡淡的雾,糯糯的风,梦一般地把我带到嘉兴。

40多年前曾第一次走在这座城的老街上。那是几个少年同学,趁“文革”时上海夺权正忙,学校放了“羊”,坐上火车来瞻仰南湖红船,浮世已若云散,残存的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是跑累了,用二两粮票一角钱在沿街的小食店买了一只鲜肉大粽子。吃一只就可抵一顿午饭了。在这以前,我还从未见过那样大个儿、裹着鲜肉的咸粽子。此后几十年,虽遍尝天南海北的美食,却再也没吃到过料那么足、味那么好,那么油旺、米糯的嘉兴粽子了。

后来我才知道,这座江南秀城的历史正是由一只粽子揭开的。

令嘉兴人自豪的是马家浜文化。遗址中一只古拙的骨哨吹出了先民们辛劳的田园牧歌。7000多年前150粒炭化的稻谷,证明了嘉兴不仅是水稻最早的栽培地之一,也是地球上最早的水稻种植地之一。因此,三国、唐、宋、民初这座秀城均称为“嘉禾”。

说到底,叩响了人类文明的马家浜文化就是稻作文化。

我出生在北方古城济南,是少年时代的负笈南方,使我接受了“江南风土欢乐多,悠悠处处尽经过”(唐·张籍《江南曲》)的诗意图。在江南情结已成为我生命的重要部分时,一个问题却一直存在:完全不同于北方的江南诗性文化是如何从历史深处翻然而至的?

一批江南文化学者的新著回答了我的这个疑问。晚唐以后,无论是杨行密、徐知诰还是钱镠,作为地方政权的君主,他们治理下的江南虽然没有咄咄逼人的王霸之气,进而发展为唐宗宋祖那样的伟业,却形成了乱世之中人们物质和精神上的宁静家园。其中的原因正是同资源分配有关。很长一个时期,中国政治的中心一直都在北方,而且主要集中于关中、河朔两大地区,这自然依赖于这些地区强劲的经济发展,以及完善的政治权力体系足以令其控制全国的资源。但是,西晋后期的板荡以及唐代的安史之乱几乎彻底破坏了这一体系,不仅北方经济再也无法独立支撑起对中国的统治,而且原来的江南与中原那种依附关系也由紧密变得松散。稻作文化或曰稻文化,这种方式依靠的是大自然提供的条件,不需投入太多的人力资源,凭借

自然的优越,江南民族在几次面对人类食物链大破坏的情形下仍然可以保持着相对富足而稳定的食物来源。即使在中国大政局动荡的时期,接二连三发生大的军事杀伐,江南依然明显地保持着她的区域优势。相反,黄河流域的北方民族土地贫瘠,产出有限,无法满足社会对食物的迫切需求,在食物分配体制强制性驱使下,北方民族便逐渐发展了政治——伦理文化,这种文化偏重于以社会伦理为核心,强调的是如何调整社会人际关系间的和谐。个体精神自由和审美潜在生存压力下不得不退居其次。

想想,久居北方身为北人的我,对“强大的政治伦理文化”其实并没有适应。比如,北京的出租车司机一上车就谈国家大事,改革弊端,一套又一套,学习中央文件准比你到位;比如,每逢“五一”、“十一”等国家的重大政治性节日,一条条胡同里保准会斜斜地插出一面国旗。我真去胡同里看过,那墙上有专用的铁扣。在杭州我同别人说起,一个杭州女孩听了笑得前仰后合,像听海外奇闻,并说为了这一点,也要去北京旅游一趟。

终于又到了被称为“生活着的千年古镇”的西塘。

坐在柳叶般的小船上沿河而行,“荷叶似去香不断,小船摇曳入西塘”,两岸朱痕犹在的雕梁画栋之间,到处嵌进了桥,望得见水。岸上店家密匝,前店后坊。前店坐着卖豆腐的老板娘,后坊却拴一头骡子,顶着头的“笃”、“笃”拉动石磨磨豆浆。水镇西塘被九条河流划成八个板块。家家临水入影,户户粉墙高耸。人处其间,不知是人在画中游,还是画在心中移。廊棚下不知哪一家的野杨梅树,把靠河的房子遮了荫。老屋的主人说,秋天时果子熟透,“笃”“笃”地掉落河里,掉落在大青石的河埠上。掉落在大青石上留下殷红一片,掉落在河里引来游鱼争食啄,河面上便漂起一片胭脂红。水乡的路在船上,西塘人会把橹做成琵琶的形状,琵琶橹一摇,小船便在“欸乃声声”的橹歌中,在绿水清波中起舞。

河埠上大都刻着“鼻纽”,讲究一些的刻成兽头状,两边有孔,用来系船。船停靠后,手扶被称作“吴王靠”、“西施靠”的木栏杆上得河埠,老

■土地与生长

嘉禾归兴

□范咏戈

屋的八仙桌上菜已上桌,一篮椒盐鳑鲏鱼,一碗荷叶粉蒸肉,一盘毛豆菱肉,一钵馄饨老鸭煲,还未等端起盛满了“嘉善黄”的酒碗,“馋虫”早已被引出。“弃置功名意若何,一天烟雨好披蓑,江乡鲈脍寻常事,赢得身闲脱罗网。”(明·蒋谊《鲈乡烟雨》)以江南鱼稻和水利构建起来的江南诗性文化,为秀城再造了一座审美精神家园。知者乐山,仁者乐水。“乐山”也好“乐水”也罢,都是为了在亲近自然中恢复被压抑的人性。美丽灵性的山水,最易使人从社会伦理、道德价值等等社会规范束缚中脱离出来,使疲惫的身心获得片刻的舒展和安息。

西塘有座醉园,是个酒不醉人人自醉的去处。它的房屋主人从明朝世代居住于此,现在的后人王氏父子是当代版画家。在老屋的版画展室留连,与鹤发童颜的王老先生对晤,仿佛才会明白什么是潇洒的文人和文人的潇洒。让人心醉的还有陪同我们的西塘姑娘怀红霞。如果不是她自我介绍,你不会相信如此仪态万方的她竟是西塘村姑出身。一米七〇的个子,健美匀称的身材,丝毫没有想像中南方姑娘的娇弱。难怪她被称为西塘的形象大使,难怪她上了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节目。她能用最灿烂美丽的笑容倾倒游者,又能用最风趣得体的介绍征服游客。王家父子,红霞姑娘,让人沉醉于江南诗性文化不能自拔。

老子在《道德经》中把“居善地”列为七善之首,认为只有选择了居善地,方能心善渊、与善仁、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处于杭嘉湖中心的嘉兴,虽然不如上海摩登,不似杭州有闲,但惟其如此,才能说它是江南诗性文化的核心和原版。沿河老楼门楼上“维和集福”的题额,奉法惟谨、崇文厚德,“其俗少阴狡”,绝少小市民气的

民风,都说明着嘉兴人已褪尽了先人粗犷好斗轻死重诺的粗糙,显出了成熟与圆满。泛舟南湖,我试图从淡雾笼罩的烟雨楼找回历史的足印。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之所以把最终改变了中国历史的一次秘密会议移师嘉兴南湖,是否和对嘉兴民风有足够的了解有关?佐证我这一想法的是关于南湖的另一故事。1932年4月29日,上海虹口公园“轰”的一声巨响,使正在庆祝“天长节”的侵华日军司令官百川义则大将等众多高官当场毙命。事发后,投弹勇士,韩人爱国团团员尹奉吉英勇就义。流亡在沪的韩国独立临时政府领导人金九等被日军悬重金追缉。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是嘉兴义士褚辅成等人伸出了援助之手。他掩护金九等从上海乘火车到嘉兴住下。金九在日军眼皮子底下居然一住就是两年多。这期间嘉兴南门日晖桥17号成了韩国临时政府的一个秘密活动点。1935年10月下旬,韩国临时议政院16名议会议员集南湖,也是租了一艘游船举行会议。金九、李东宁和赵婉九三人组成了临时政府历史上的第13届政府。为感念嘉兴义士对金九等韩国独立运动领导人的救助,1996年韩国政府授予褚辅成“大韩民国建国勋章”。金九等这次在嘉兴脱险,对友邦韩国的意义不亚于中国共产党在嘉兴的胜利诞生。嘉兴以她充满母爱的蒙蒙烟雨庇护了小草一样柔嫩弱小的初期中国共产党,浩淼的南湖为韩国志士放生。拭去这座城市风花雪月的历史风云,她原本是一座英雄城市、荣誉城市。

感受着同样的江南诗性文化,嘉兴和苏州的味儿也绝不一样。苏州精致而舒适,多有归隐之士。听一下苏州这些园林的名字吧:王献臣造“拙政园”,清光禄寺少卿宋宗元来苏州养老,重造“网师园”;网师者,渔夫,渔翁也;北宋诗人苏舜钦弃官后流寓苏州,修建“沧浪亭”,号称沧浪翁;被参劾落职的任兰生回到同里,建“退思园”,以示“退则思过”的心迹;沈复生在苏州写“浮生六记”;范蠡帮助越国灭吴后,从嘉兴发棹,带着西施也来了苏州归隐……

而南宋以后成为了“龙兴之地”的嘉兴似乎注定了是“出发”的。作为一方“罕习军旅,尤慕文儒”的热土,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巴金(祖籍嘉兴)、茅盾、王国维、丰子恺、徐志摩、朱生豪、张

乐平……连接起来是一部顶尖的文化名人卷。他们都从嘉兴“出发”。在东米棚下17号的莎士比亚专家、诗人朱生豪的卧房和书房,我久久徘徊。正是在这间简陋的房子里,朱生豪忍受贫病交加的困苦,从1943年开始,以两年时间,译出莎氏全部悲剧、杂剧、喜剧共31部。1944年12月26日,朱生豪在肺病不治的生命最后时刻,两次在昏迷中突然双眼直视高声背诵莎剧原文,音调铿锵,绝命而去。直到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莎士比亚全集》,内收朱译31部剧本,朱译本仍以译笔流畅、文辞华赡,被公认为一流。张乐平在嘉兴的3年里,每天到嘉兴北门外中基路的猪廊下收集“小鹿三”的故事,在这里创作了不朽连环画《三毛流浪记》。茅盾写完《子夜》后用所得之稿费在乌镇造了新屋,准备在这里创作长篇小说《先驱者》,只是因为1936年10月接到鲁迅先生在沪病逝的消息,才中断了写作立即赶回上海。伟人毛泽东两次来嘉兴,都和“出发”有关。一次是1921年来嘉兴建党,不消说是一次开天辟地的出发;一次是1957年农历八月十八日携夫人宋庆龄来海宁观潮,那时正是新中国最好的时期之一,诗人政治家胸中一定构思着新的“出发”。孙中山先生在袁世凯病死的1916年农历八月十八日携夫人宋庆龄来海宁观潮,心中酝酿的也一定是“出发”,不然怎会亲题“猛进如潮”四个大字呢?

作为一个北人,我曾特别在意鲁迅先生《北人与南人》中的那一段话:“相书上有一条说,北人南相,南人北相者贵。我看这并不是妄语。北人南相者,是厚重而又机灵,南人北相者,不消说是机灵而又厚重。昔人之所谓‘贵’,不过是当时的成功。在现在,那就是做成有益的事业了。这是中国人的一种小小的自新之路。”毕其一生研究中国国民性的文化伟人鲁迅把北人南相、南人北相看做是中国人的自新之路,这可是一般的评价。

嘉兴地处吴根越角的首善之地,得天独厚,它除有小桥流水之柔,更兼有钱江大潮之刚。这方水土哺育着刚柔相济、南人北相的嘉人。而如今富庶盖全国的秀城,已证明了嘉兴人已“做成有益的事业”。

于是,突发奇想的我想为西塘的口号“生活着的千年古镇”添上这样一句:“行进着的江南文化”。横批呢,就用中山先生的“猛进如潮”吧!

■纪念

一位与人民息息相通的作家

□程树椿

到现在,我仍然无法想象那样一个生气勃勃、无比热爱生活的诗人竟然走了!柯岩同志,你真的走了吗?你不是对我说:咱们要勇敢地和病魔斗争,一定要战胜它,好好地活下去!因为生活需要我们的笔。我一直牢记你的嘱咐,面对病魔,毫不退却。可是,你却那样匆忙地走了。我不禁回忆起你具有鲜明个性的音容笑貌——

我是先“认识”柯岩的作品然后才认识作家本人的。还是在1977年年初,周恩来总理的周年祭日到来的时候,一篇饱含深情、动人心魄的诗篇《周总理,你在哪里?》在神州大地上传颂:“周总理,我们的好总理,你在哪?你在哪里?你可知道,我们想念你,——你的人民想念你!”

我被这首蕴涵着作者满腔激情和泪水的诗句所感动了。我一下子认识了柯岩,似乎相知已久。

此后我便注意了她。原来她不仅是一位感情细腻又热情奔放的女诗人,还是一位文学的多面手。她写小说,写剧本,写散文,写报告文学,哪一种样式,她都得心应手,都有精品力作。在她的那些为数众多、倍为读者称赞的作品中,我尤其喜爱她的报告文学。她以诗人的气质,把她的诗情带进了作品中去,使她的作品充满了诗的构思、诗的语言、诗的意境、诗的美。比如,那篇讴歌文坛的《船长》写得多好啊!贝汉廷这个从上海南市走来的穷孩子,用自己坚强的意志和坎坷的命运抗争,在新中国的阳光雨露下,成为一位年轻有为的船长,航行在碧波万顷的大海上。在那些不寻常的岁月里,他做出了许多不寻常的事情。比如,在那人和地都很傲岸的汉堡港,他硬是改变了洋人正常的工作节奏,把谁也装不下的货物运出了港口;精湛的工作技艺,令爱吹毛求疵的德国佬由衷地为之折服……作者热情洋溢的诗思,如涌如潮的诗情,写出了这位社会主义国家船长的高风亮节,这些充满作者艺术个性的作品,令读者不仅为之振奋、鼓舞,也有一种艺术的享受。

在《东方的明珠》里,作者则用另一种笔调,描绘了另一种类型的先进人物。她把洋溢着诗情画意的笔触贴向

了苏绣女工艺家的心灵世界。顾文霞和李英英这两个由普通织绣女工成长为苏绣工艺家的过程,是在追求美的坎坷长途中艰难攀登的历程。当作者把她们两人比喻为安徒生童话《丑小鸭》中美丽的天鹅时,顾文霞对作者说:“我们伟大祖国才是天鹅呢,我们作为她的儿女,只不过是她的一片小小的羽毛。”诗一般的语言,展示出无比高洁的灵魂,点燃了作者的灵感之火,从而迸发了激荡的诗情,倾泻在洁白的稿纸上:

哦,羽毛,小小的羽毛,美丽的羽毛,就是这一片片看来微不足道的小小的羽毛,用尽了自己的生命和气力,迎风顶雪,才托起我们的祖国母亲。使她像一只无与伦比的美丽的天鹅,要很高——非常高地向无限美好的未来飞去吗?

这段精彩而优美的抒情,表达了作者对祖国深沉的爱,同时也蕴涵着作者对创造美的劳动者的款款深情。

此后,我又读到她的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如《美的追求者》《希望在哪里》《永恒的魅力》《十五的月亮》《寻找回来的世界》《他乡明月》等等……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不久,我就认识她了。在未见到她之前,我原以为她是一位温柔纤秀的娇弱女士,见了面再一交谈,才体察到她是个快人快语、刚毅坦直的女同胞。她疾恶如仇,爱憎分明;说话做事从不拐弯抹角、拖泥带水。有好几次我亲眼看到她当着一位和她关系密切、友情很好的朋友的面,批评他的不是,搞得对方下不了台,而她却浑然不觉,随后,她又友好如初了,真是坦荡的赤子情怀。对我也是一样。我们刚刚认识不久,她便正面直率地指出我作品的弱点与不足,虽然令人有点难为情,可我却明感到她的友善,她的好意,丝毫不惹芥蒂,只能对她更加敬重。

多年来,她沉疴缠身,体质羸弱,可是她的精神状态却一直乐观昂扬,无任何疲惫之态和悲观之情;最可贵的是,她还一直笔耕不辍,佳作不断,其基调仍然是高扬时代主旋律,和祖国前进的脉搏一起跳动,和人民

的疾苦息息相关。即使躺在医院的抢救室里危在旦夕的时刻,她仍伏在病床上奋笔疾书,要求亲友们在探望她的时候“不要把鲜花献给我”,而把购买鲜花的钱献给希望工程。从这里,我们分明看到一颗崇高而透明的心。

一次,我受故乡友人之托,请她为一家工厂的业余作者的诗集写一篇序言。瞅着她那备受病魔折磨的痛苦情状,我本不忍打扰她,但我又必须忠人之托。当她听说是为一群生活战斗在生产第一线的工人业余作者浇育苗时,便欣然应允,而且很快地写出来,字里行间,流露出对这些文学幼苗真诚的赞扬、热情的鼓励、殷切的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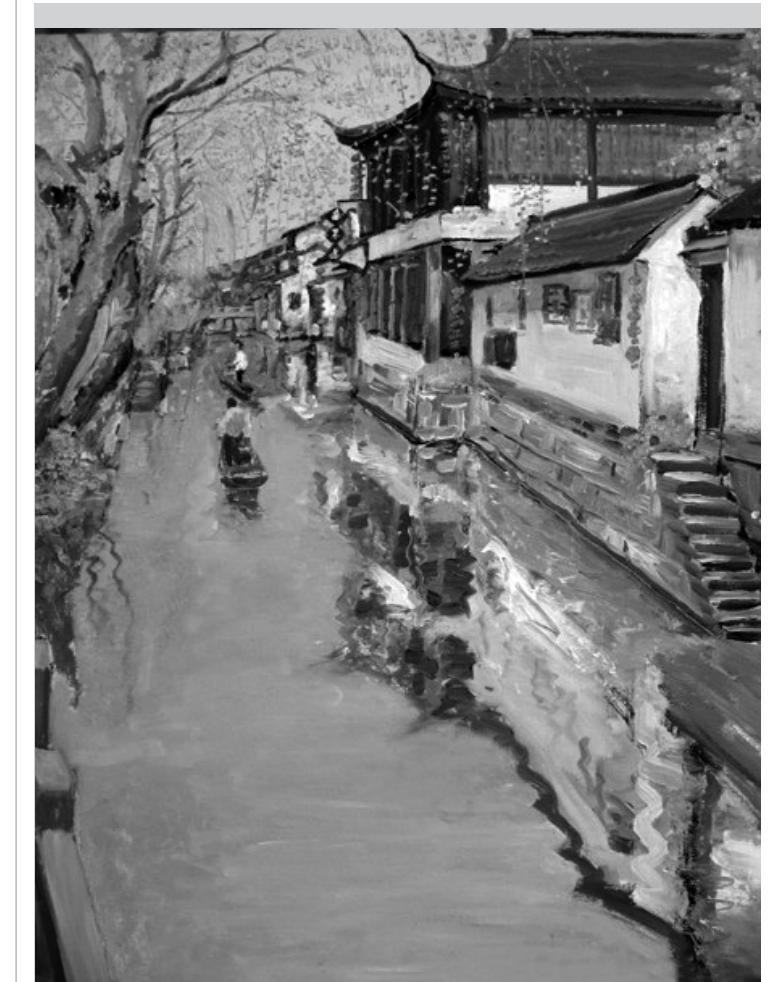
后来,她的心脏出了“故障”,需要进行“搭桥”。这是很危险的手术,非常有可能下不了手术台。可是当我去看望她的时候,她竟然和往昔一样谈笑风生,无任何畏惧、不安之态。她说:“手术成功了,是我的造化,之后我再写出几本人民满意的书来;下不了手术台也没关系,让大夫取得一次很有益的经验,也算是我的一点贡献。她说得那样轻松,似乎此事不是发生在她本人身上。值得庆幸的是,手术做得很成功。当我向她表示祝贺时,她欣慰地笑了,说:“看来马克思还不想招呼我前去,我只好听从他的安排,按照他老人家的意愿,继续工作、生活、写作下去。我说:“就像你在《船长》中写的那位‘Master’那样,在生活的海洋里,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果然,在战胜这次劫难之后,她更加勤奋了,不断有新作问世,都获得读者的由衷赞扬;而且,她还根据读者的渴望,陆续编选出当代中国优秀的文学作品,给文坛带来一股股清新的气息,我也从中获益良多。

令我非常感动的是她对我病体的关怀。这几年,我经常患病住院,先后动了两次大手术。她对此非常关心,不仅现身说法启迪我如何与病魔作斗争,给我有关医治疾病的书刊、影碟,而且还亲自把我的女儿和女婿叫到她的家里,告诉他们如何治疗我所患的顽症;甚至她在外地疗养期间,还给我打来电话,嘱咐我加强锻炼,按时服药。这种关怀真可以说是“无微不至”了。因此,我和我的家人都对她充满感激之情。

我的病情已经转好,本想登门感谢她的关怀并切磋一下当前创作上的一些问题,谁知她竟匆忙走了,没能见上最后一面,说上一句告别的话……

安息吧,柯岩同志,我一定向你学习,用自己的笔,勤奋耕耘,与人民群众心心相印、息息相通,只要一息尚存,便奋斗不已。



西塘·杨柳岸(油画) 罗瑶 作

刊头题字:臧克家

第160期

原上草

广告
置顶
致命一搏……朱和风

重磅中篇
蜗牛班……余同友

精彩短篇
乔麦的日子……孙焱莉
邮差……王季明

专栏
关于小说之九:坚守者的家园(下)
……秦万里

本土·江西小说联展
收税记(中篇)……欧阳伟庆
生为女人(中篇)……赫东军
挂灯的树(短篇)……樊专锐

首创于一九五〇年
老牌·锐意·好看·典藏
二〇一二年第二期(总第六百二十五期)

每单月1日出版。主管·主办:江西省文联。地址:江西省南昌市八一大道371号。邮编:330046。电话:0791-86263230。电子信箱:xh371@163.com。定价:8.00元。邮发代号:44-13。

江南

2012年第二期
江
南
作
家
报
副
刊

第三届“徐志摩诗歌奖”评选启事

一、评奖宗旨

徐志摩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诗人,他的优美作品和人格魅力,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诗人。由中国诗歌学会、浙江省作家协会、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三届“徐志摩诗歌奖”旨在继续鼓励创新,推出新人,以丰富当代诗歌美学,促进社会主义诗歌的繁荣和发展。同时,展示徐志摩故里海宁深厚的文化底蕴,为贯彻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做出应有的贡献。

二、评选范围

以2009年1月1日—2011年12月31日期间,在国内出版社正式出版的个人诗集。获奖者侧重于四十八周岁以下用汉语写作的海内外中国青年诗人。凡符合以上条件者,可由出版社、地方文学组织推荐和诗人自荐。

三、参评作品截止时间

自即日起至2012年6月底为参评作品征集时间,由中国诗歌学会组成评委会进行评选,8月底